

晉

書

三十三



慕容儁

韓恒

李產

產子績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嵬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嵬曰：此兒骨相，不怕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皝為燕王，拜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死，永和五年，儁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儁將圖兼并之計。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將軍，陽鶩為輔義將軍，慕容垂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沉拜儁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嵬皝故事。明年，儁率二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儁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廣寧上谷人于徐燕，代郡人于凡城，而還。及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於儁，儁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狼烏紀于三王，麟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馭曆，能无祥乎？且用兵殺戮，罰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官，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勳侔高祖。恭承軋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云爾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為已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邠者略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方端，以神其事實。君今已握軋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于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既銳信，卒言又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欺庸人，况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為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儁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

評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  
留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  
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剋中山斬白同雋軍令嚴明諸將無所犯  
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  
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雋封鼠歸義王拜準左  
司馬時鮮卑段勤初附於雋其後復叛雋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弈討冉  
閔于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雋如中山為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  
山恪追及於泚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  
為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  
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  
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  
剋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呼海閔將  
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  
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雋又遣慕容  
評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鷓巢于雋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頂上有  
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雋謂羣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鷓者燕鳥鳥作  
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  
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  
繼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雋覽之大悅既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  
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羣臣勸雋稱  
尊號雋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錄寧有分邪  
卿等苟相褒舉以覬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弈討王午于  
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剋鄴城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  
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雋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已乃詐云閔  
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建  
元曰元璽置百官以封弈為太尉慕容恪為侍中陽騫為尚書令皇  
甫真為尚書左僕射張希為尚書右僕射宋活為中書監韓恒為中書  
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庖為高祖武宣皇帝甄為太祖文明皇帝時

朝廷遣使詣雋雋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之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雋之應也改司州為中州置司隸校尉官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右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牡尚玄雋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泝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皆隨才擢敘立其妻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曄為皇太子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雋常山人李犢聚眾數千反于並州雋遣慕容恪率眾討降之初冉閔既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既死呂護復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綰追及于野王悉降其眾姚襄以梁國降于雋以慕容評為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慕容彊為前鋒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雋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為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

晉紀十

雋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為於是令內外戒嚴符生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雋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枉建興太守高彥各以郡叛歸于雋初雋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薊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戶一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雋以釗為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雋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羣辟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為儀魏晉因循制不納焉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僚禮卑逼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游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縣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齋戒去聲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靈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鎗蓋

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騫越神氣施之宜養實爲未盡  
又朝服雖是古禮絳構始於秦漢迄于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日乃具  
袞爲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  
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焉而以袞襪  
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躰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  
禮意大燕受命侔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雋曰  
其劔鳥不趨事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袞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可行也  
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  
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雋正位雋遣慕容恪  
慕容塵討之恪旣濟河龕弟罷熊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  
兵加其衆旅旣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  
固守罷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  
敗也遽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龕弗從罷固請行龕怒殺之率衆三萬  
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

卷之十一

十一

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  
若彼我勢均且有疆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疆  
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死兵法十圍五攻  
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龕用之無  
術以致敗耳今馮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  
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母患之不  
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  
室反耕嚴固圍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段龕  
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之憚勇疆遷延  
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剋廣固以龕爲伏順將軍徙鮮  
卑胡羯三子餘戶于薊留慕容塵鎮廣固恪振旅而歸雋太子曄死雋  
謚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曄爲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  
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勅勤于  
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二萬匹牛羊億餘萬初虜有駁馬

曰豬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虢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  
跟鬪人莫能近虢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杖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  
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虢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雋比  
之於鮑氏駿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贊雋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  
是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二萬五千降于雋拜寧西  
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雋  
遣慕容俊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方先據梁宋懼而遁歸恪進兵  
入寇河南汝穎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雋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內繕  
脩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詮謨  
亦多因循魏晉唯祖父不殮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  
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約而秦人安之自  
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車之禍坑師沉卒往往而然  
孤孫熒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  
假一時或依羸博之制孝子糜身元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虛葬以

晉紀一

同

五

敘固極之情又礼无招葬之文今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琳琅而无申懷  
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疇  
終將无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于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于漢  
關漢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与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  
相違伐於則天之體巨竊未安雋曰煒循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  
良足採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  
舉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鬼廟范陽燕郡構虢  
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  
五千降于雋河間李黑聚眾千餘攻略州郡殺棗彊令衛顏雋長樂太  
守傅顏討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二光色精奇有  
異常玉雋以為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初丹閔之僭  
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藩於雋遣子入侍既  
而投款建鄴結援苻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真使不絕而誠節未盡  
呂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雋拜寧南將軍河內太守又上堂

馮騫自稱太守附于張平平屢言之雋以平故赦其罪以為京兆太守  
護騫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  
三百餘胡晉十餘万户遂拜置征鎮為鼎峙之勢雋遣其司徒慕容評  
討平領軍慕輿根討騫司空陽騫討昌撫軍慕容臧攻歷并州壘壁降  
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悅綰為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  
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率  
壘壁百二十八降于雋雋大悅皆復其官爵既而平率眾三千奔于平  
陽騫奔于野王歷走榮陽昌奔邵陵悉降其眾雋於是復圖入寇兼欲  
經略開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漏一百五十万期明年大集將  
進臨洛陽為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敝召兵非法恐  
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雋覽而悅  
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為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  
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在拔之斬雋太山太守賈堅雋青州  
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之羨師敗績復陷山在雋立小學于顯賢

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為濟北王冲為中山王譙羣臣於蒲池酒酣賦  
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濟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  
孫權悼登北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无大雅之體自曄亡以來孤鬚  
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无貽怪  
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為中庶子既忝近  
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无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  
有八未見闕也雋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与道  
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无幽此其  
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耻下問此其五也英  
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  
勤恤民隱此其八也雋泣曰卿雖譽然此兒若在吾死无憂也吾既  
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  
未舉卿以為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哲日躋而八德闐然二闕  
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為損耳雋顧謂曄曰伯陽之言藥石之



惠汝宜戢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雋夜夢石季龍齧其辭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踣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雋入自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嶠嶽蕭館屯于新柵又遣督護徐罔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為東西聲勢雋遣慕容評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休勒等皆降俄而雋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惛然當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雋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雋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雋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偽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

五載記十一

二

雋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无懈怠之色云

韓恒字景山滙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无所不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鹿既逐崔慈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參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鹿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鹿納之命羣寮博議咸以為宜如該議恒駁曰自羣胡乘間人頭交毒諸夏蕭條无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万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為臣之義也鹿不平之出為新昌令甄為鎮軍復參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大行雋為大將軍徵拜議參軍加揚烈將軍雋僭位將定五

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雋召恒以決之恒未至而羣臣議以燕  
宜承晉為水德既而恒至言於雋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  
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為青龍  
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為木德幽契之符也雋初雖難改後終  
從恒議雋祕書監清河聶能聞恒言乃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  
令君之謂乎後与季產俱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雋顧謂左右曰此二  
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季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乱同郡祖逖擁衆部於  
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  
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為本郡太守及慕容雋南征前  
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其安危今若舍此節  
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誚軍請降雋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  
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  
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馬為王豈忘自効但以孤窮

晉書紀一

勢蹙致力无術備俛歸死實非誠款雋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  
者也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  
失同輩咸憚焉雋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  
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  
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  
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飢餒軍供有關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  
郡帶北裔与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  
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為之敢有私  
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无所取濟逋發之罪情  
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  
為主簿雋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  
今雖在此終不為用方為人患午曰績於喪乱之中捨家立義情節之  
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乃止午恐績終為恒所害乃資

遣之及到雋責其背親後至績女曰呂聞豫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既  
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呂實未謂歸順之晚也雋曰  
此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暉立慕容恪欲以績爲尚書  
右僕射暉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  
一人暉請獨裁績遂憂死

載記第十

晉書一百十

慕容暉慕容恪

陽騫

皇甫真

慕容暉字景茂僑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為太子及僑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立其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副贊朝政慕容暉為太師慕容垂為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兗州牧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為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顏為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暉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容暉自恃動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摠朝權將伺隙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揚駿諸葛元孫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為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勃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衛慕容輿干譖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及暉曰太宰太傅將謀為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此未必非太師將為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僑所署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為前將軍冀州刺史僑死謀引王師襲鄴事竟暉使慕容恪等率衆五萬討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曾不敢闕兵中路展其蟪蛄之心此則士卒攝菟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疆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羨貨間

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難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弊此為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眾尋復叛歸于暉暉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眾據河陰顏北襲勅勤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暉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蔡陽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興寧初暉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于幽冀暉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暉納之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臯以為之聲援尋而陳祐率眾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於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沈勁以其左中郎慕容筑為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容垂為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暉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錄不能上諧陰陽下釐庶政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輟弱任重夕惕唯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奉台傳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為虧尸祿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姐旦之勲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來榮非才授而可以點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表披陳卅款聖恩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今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詠有慙盛漢深珉先祖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輒循兩踈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許暉曰朕以不天早傾軋覆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勳高魯衛翬翬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埽羣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氏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宜宜虛已謙冲以違委任

之重正宜割二疎獨善之小以成公且復衮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曄  
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為名佐命者則以功成為効公与先帝開構洪  
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矣昔橫流軋光墜曜朕以眇  
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  
冲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為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  
此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憂也當  
思所以寧濟北庶靖難敷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  
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曄鍾律郎郭欽奏議以曄承石季龍水  
為木德曄從之太和元年曄遣撫軍慕容厲攻晋太山太守諸葛攸攸  
奔于淮南厲悉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恪有疾深慮曄政不在  
已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曄兄樂安王臧  
謂之曰今勁秦跋扈彊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  
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虜  
豈能為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埽平關隴蕩一甌吳庶

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于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  
恨也夫王天資英傑經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  
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冲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  
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乎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  
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是晋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于曄曄遣其  
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晋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  
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雒城大戰敗之執盤戍宛而歸苻堅將苻謏  
據陝降于曄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曄乘輿入關大懼乃盡  
精銳以備華陰曄羣下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慕容評素无經略又  
受苻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  
略又非大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曄魏  
戶慕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  
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没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  
齊功方闡崇軋基纂成先志逆氏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首相

疑戮覺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夫贊我也天与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鑒我之師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徑趣蒲阪臣亦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謏圍太傅搃京都武旅為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声先路獲城即侯徵功必賞此則鬱鬱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桀必嶽峙壩上雲屯隴下天羅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幸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无訪仁人曠覽表大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謏知評曠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陵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為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涌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為人患者必在於秦王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曠僕射悅縮言於曠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有德者可以寬臨眾其效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其貫風教陵弊威綱不立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清四海曠納之縮既定制朝野震局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縮殺之晉大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粲具率眾五萬伐曠前兖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玄攻胡陸執曠寧東慕容忠曠遣其將慕容厲与溫戰于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又破曠將傅顏于林渚溫軍大振次於枋頭曠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為征南將軍率眾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高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眾二萬出自洛陽師于潁川外為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絕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溫餽運溫頓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中与垂前後夾擊主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溫班師邀擊于譙溫眾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欽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

垂數以為言頗與評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  
垂懼奔于苻堅先是暉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評曰秦  
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觀釁之  
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  
并有自來矣況今並稱大號理无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  
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温不足為慮  
終為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暉評不以為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  
聘使相尋託輔車為諭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无慕善  
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  
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  
王外奔為之謀主伍負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  
益守以防未兆暉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為援且苻堅庶  
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暉從之俄而堅  
遣其將王猛率眾伐暉攻慕容苻于金墉暉遣慕容臧率眾救之臧次

蔡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  
遂相持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臧斬首  
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而還桓温之敗也歸罪于豫州  
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暉暉遣其大鴻臚温統署真為使持節散騎  
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蛮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  
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  
壽陽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暉母乱政評等貪冒政  
以賄成官非才幸羣下切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  
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  
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  
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无闻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  
無者績黜陟幽明貪惰為惡无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  
窮弊侵賊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為賊盜風頽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  
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



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无聊生宜并官  
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損情肅諧偽部况大燕  
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姦寇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  
我之不脩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  
心中州豐實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  
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  
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无所人懷嗟怨遂  
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退離蚕農之要兵宜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  
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  
之觀子弟懷孔爾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  
敦朴哲右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嗇財為本漢文以阜幃變俗孝景宮  
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方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  
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  
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今帑藏虛竭軍士无

襜褕之賚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卧薪之諭未  
足其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  
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為家信賞必罰綱維肅宰  
者温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  
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巨恐頽風弊  
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无以軫之絃詠又拓宇兼并不在一城之地  
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  
未可以羈服塞表為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  
以臨二河通接漕輟擬之丘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銜  
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卒而滅如其度劉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  
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闕閹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曠不納符  
堅又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暉猛攻壘開安攻晉陽曠使慕容評等率中  
外精卒四十餘万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多怪異曠  
憂懼不知所為乃召其使而問秦衆何如今大師既出猛等能戰否或

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大傅之匹不足憂也黃  
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討敵能關當以并取  
之若異敵不關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  
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暉不悅猛與評等  
相持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  
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鄴固山泉  
曹稚繼帶水積錢給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暉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  
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務撫養動勞專以聚斂為心  
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  
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為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  
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  
衆十萬會猛攻暉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于沙亭為評等後繼聞評  
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  
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暉  
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之暉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暉將  
縛之暉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  
邪遂送暉于堅堅詰其奔狀暉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  
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  
容亮而并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疑擊桓執  
而送之堅徙暉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暉新興侯  
署為尚書監征壽春以暉為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  
安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沖起兵關中暉謀殺堅以應之事發  
為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偽謚幽皇帝始廩以武帝太康  
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一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廩號  
几八十五年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沈深有大度母高氏先寵皝  
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  
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其

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為寇黜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拍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黜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惣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慕容輿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

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關之計言終而死

陽騫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虜官至東夷校尉騫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為平州別駕屢獻安時疆國之術事多納用虜甚竒之黜即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幃幄黜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儁之將圖中原也騫制勝之功亞于慕容恪暉既嗣偽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為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暉優答不許騫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棄弊車疋馬及死无斂財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虜拜為遼東國侍郎黜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儁僭位入為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无

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雋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慕容輿根將謀爲亂眞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眞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眞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揆其姦心凶勃未已明公方飲馬江相勒銘劔閣况護最尔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筭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眞爲冠軍將軍別部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鎮護匈奴中郎將徵還拜侍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符堅密謀兼并欲觀審豐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眞兄典仕符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旣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眞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在素眞怒曰臣无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无因緣假託乎乃白暉請窮詰之暉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无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唯皇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无智

識士一人哉眞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眞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眞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知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眞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眞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數歲而死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閼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容庖英姿偉量是曰邊豪豐迹茲圖實惟亂首何者无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册象龍共致罰昭大訓于姚典况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螫賊旣而二帝構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礼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歟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眞體貌不怙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竒略于時

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於冲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騫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持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為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縉谿壑難滿此之謂乎宜英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因石氏之豐勞首啗中原燕士協其籌異馬為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讐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偷安室錄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素盞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即世虐媼亂朝垂以動德不容評以黷貨負于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怨御敵罕修其備以攜離之衆坑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朝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復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推人良所謂也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春蟻茲雜種奔世弥昌用端掩月步搖翻霜乘危蝟起怙險鷗張假藉神器憑陵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苻洪

苻健

苻生

苻雄

王墮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為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兩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奮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為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桀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為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為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為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眾十餘万永和六年帝以洪

為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主又其孫堅背有卅

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二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眾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為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鳩洪將并其眾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川可拍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偽諡惠武帝

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龍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為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正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

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尺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羊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旣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脩戍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身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攻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尺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脩好於桓温健軍師將軍賈玄碩等表健為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奴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旣而潜使諷玄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内死罪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立妻強氏為天王皇后子萇為天王皇太子

弟雄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至是勳率步騎三方入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八年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諸公進為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屯宜秋為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為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万攻琚斬其首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衆掠關東并援石季龍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於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大半遂虜遇及其衆歸于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脩連兵伐雄雄與菁率衆擊敗之獲弘脩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為昭儀母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慙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壽起霸城衆數万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温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

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賄盈積矣十年溫率衆四  
萬趨長安遣別將從均口入浙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  
馬勳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于堯柳城愁思堆溫  
轉戰而前次于灞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  
精銳三萬為游軍以距溫三輔郡縣多降于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  
桓冲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勳于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也  
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飢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  
又為萇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其年西虜乞波軍邪遣子入侍健於  
是置來賓館於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  
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  
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大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  
名弗荅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  
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  
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大起自華澤

晉書載記一二

至隴山食百草无遺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  
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初桓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溫戰為  
流矢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為太子健寢疾萇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  
自立時生侍健疾萇以健為死迴攻東掖門健聞寔升端門陳兵衆皆  
舍杖逃散執萇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偽謚明皇帝廟  
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无賴祖洪甚惡之生无一目為兒童時洪  
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  
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撻洪曰汝為爾不  
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跳而掩其口謂曰此兒狂  
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脩  
攻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  
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塞旗斬將者前後  
十數萇既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為太子健卒僭即皇帝位



大赦境內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二年也尊其母強氏為皇太后立妻梁氏為皇后以呂婆樓為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大尉苻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謨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偽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于東井大角為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古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巨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脩德以禳之惠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巨也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撈左僕射梁安未幾又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百趙韶董榮亂政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无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巨錘鉗鋸繫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墮以應日蝕之災鄉食羣臣于太極

前殿飲酣樂奏至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无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為樂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其征東苻柳叅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百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為而至負殊曰晉主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微子去虜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竟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淪絕已久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筭无方監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若遠蹤實融附漢之

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趙曰中州无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无际不可以一趙相況也趙曰秦若兵彊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為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疆壤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号擁于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恐涼州弗可保也趙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崙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况自固秦何能為患負殊曰貴州險塞孰若嶠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永解人詠來蘇不覓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地勢之

義通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蓋追遵先王巨趙故事世享大美為秦之西藩趙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途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趙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且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大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彊識探蹟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衛將軍季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擬爵為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祕書監

王鷗著作即梁譚驍勇多權略攻必敗戰必勝關張之流万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洛洛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万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權突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實在君公權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儁遣將慕輿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于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羗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產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為襄所敗引還蒲坂襄遂攻堡剋之殺苻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

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為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為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入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剋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盛且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強於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介之嫌含山嶽之過致敬宗社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每回寢止妖祲自消軋靈祗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為妖言覲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偽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謹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為言平即生母強氏之弟也生既弗許強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君臨萬邦子愛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譴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

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  
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推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  
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羣臣奏  
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為患也天豈不子  
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  
但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遍令為非  
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讎羣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醫  
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二不具自可堪  
用生以為譏其自斃延日出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  
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  
乎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郿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  
衆二萬七千進據黃落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羗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  
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羗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為桓溫  
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很易以剛動若  
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羗率騎  
三千軍於壘門襄奴董銳出戰羗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於三原羗  
迴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  
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  
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  
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為龍驤將  
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  
魚遵及其七子十孫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  
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  
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  
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  
酋帥大百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即偽位殘虐滋甚耽湎於酒無復  
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推行殺戮動連  
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苻倭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坐

出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  
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亦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  
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剥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三五十為羣放之殿  
中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百觀之以為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  
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  
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言  
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  
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于東井兼自去月上旬  
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脩德以消之生怒  
以為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  
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  
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注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  
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杖歸堅  
生猶昏寐未寤堅眾既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為越王俄而殺之生臨  
死猶飲酒數斗昏醉无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偽謚厲王

載記

王隋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  
隋為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為宰相著匪  
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  
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  
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且降意隋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  
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隋曰君今復敢數董龍  
作雞狗乎隋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王雄之子也祖洪從石季龍徙鄴家于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州付臣又土王咸陽辭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翌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為其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生嗣偽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心堅深然之納為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為言堅遂弑生以偽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苟氏並慮衆心未服難居大位羣寮固請乃從之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佞倖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追謚父雄為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為皇太后妻苟氏為皇后子宏為皇太子兄法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從祖侯為太尉從兄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雙一本作雙河南公于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叡鉅鹿公李威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強汪為領軍將軍仇騰為尚書領選席宝

為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為中書侍郎  
權翼為給事苗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寶王隨  
梁撈安段純平年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初堅母  
以法長而賢又得眾心懼終為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  
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於是  
脩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  
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聞其將張平以  
并州叛堅率眾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羌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  
至銅壁平盡眾距戰為羌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赦其  
罪署為右將軍蚝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二千餘戶于長  
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劭有言關中四  
塞之國且具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虜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眾  
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  
德之不脩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沐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賜為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  
穀帛有差巧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  
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  
內休息王猛親寵俞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其豪也有大勳子苻  
氏負氣倨傲眾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  
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  
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  
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  
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揚辭尚主辭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揚辭臣之婿也  
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  
婚是為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  
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殿諸氏紛紜競陳猛知堅恚甚搗罵或有鞭撻於  
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  
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

憚猛焉堅起明堂繕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籍田其妻荀氏親蠶于近郊堅南游霸陵顧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為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為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十六七父母妻子為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大赦復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為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橫為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彊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為尊也於是遣使巡祭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史刑罰失中為百姓所苦清脩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脩魏絡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事興赫蟲婦澆瓜之患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眾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脩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弈于率眾數萬又降于堅堅初欲處之塞內苻融以匈奴為患其興自古北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關兵郡縣為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堅僭位五年鳳皇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內百寮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為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驕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



堅廣脩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  
其有學為通儒才堪幹事清脩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  
勸勵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疇脩闕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  
不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  
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厲固敢勸  
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  
覆華畿二都鞠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綸孝廢奄若  
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  
赧者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屠各  
張罔聚眾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尚書鄧羗為建勳將軍  
率眾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丁妃鄒兪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  
則王侯堅之諸公競引之為國二卿黃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  
皆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為藩國列御傷  
風敗俗有塵盛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於是推檢引掇等為國

上五十一

晉紀一

卷

御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內金銀  
錦繡工商阜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興寧三年堅又改元為建元  
慕容暉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洛陽略地至于崤澠堅懼其久關親屯  
陝城以備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堅率眾二力攻其杏  
城已南郡縣屯于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于辰轂堅率中外  
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楊安鎮軍毛盛等前鋒都督轂遣弟活距戰  
于同官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  
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羗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驄馬城如  
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為夏陽公以統其眾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  
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爾璽為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  
為力川侯故號東西曹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  
風震電壞屋殺人堅懼而愈脩德政焉使王猛揚安等率眾二万寇荆  
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羗斂叛堅自稱益州刺史率部落  
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

守邵亮討歛岐于略陽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亮之天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于葵谷儼懼遣兄子純謝罪於堅仍請救尋而猛攻破略陽歛岐奔白馬堅遣楊安與建成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遣邵亮追歛岐使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及天錫將楊適戰于枹罕東猛不利邵亮擒歛岐於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馮城未出猛乃服白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而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堅以其將軍彭越為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以儼為光祿勳歸安侯是歲符雙據上邽符柳據蒲坂叛于堅符康據陝城符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為信皆不受堅命阻兵自守堅遣後禁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討雙武王猛鄧羌攻蒲坂王安張蚝攻陝城成世毛嵩為雙武所敗堅又遣其武衛王臨璽朔呂光等率中外精銳以討之左衛符雅左禁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武乘勝至于榆眉璽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上邽璽等攻之符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為憚已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乘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于蒲坂臨璽等攻上邽亮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羌與王璽等攻陷陝城亮之送庾于長安殺之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暉次于枹頭暉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暉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暉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无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旣旋慕容暉悔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成王猛與鄧羌率步騎三萬畧慕容垂為冠軍將軍以為鄉導攻暉洛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陽暉遣其

將慕容斌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  
大破斌於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邵羌鎮金墉猛振旅而  
歸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揚安張蚝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万伐暉堅親  
送猛于霸東謂曰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靈關上黨出潞川此捷  
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眾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勅  
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  
榮內侍帷幄出扞戎旅籍宗廟之靈稟陛下神筭殘胡不足平也願不  
煩靈軫冒犯霜露臣雖不武望刻不淹時但願速勦有司部置鮮卑之  
所堅大悅於是進師揚安攻晉陽猛攻靈關執暉上黨太守慕容越所  
經郡縣皆降于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靈關會揚安攻晉陽為地道  
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安遂入晉陽執暉并州  
刺史慕容莊暉遣其太傅慕容評率眾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  
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游擊郭慶以  
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暉懼遣

晉書

卷

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賈永瓌南新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渭  
原而誓眾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  
進不可退也願勦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  
亦美乎眾皆勇奮破金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眾也惡之謂鄧羌  
曰今日之士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  
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  
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  
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  
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眾戰及日中評眾大敗俘斬五万有餘乘勝  
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  
以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引諸耆  
老語及祖父之事泣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謂之曰昔  
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眾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  
常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為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筭擊垂亡之虜

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鑿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  
遂攻鄴陷之慕容暉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宮閱其名  
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  
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  
降於堅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于高台麗慶追至遼海台麗縛評送  
之堅散暉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為使持節都  
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以郭慶  
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讌  
諸父老改枋頭為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歌勞止  
之詩以饗其羣臣赦慕容暉及其三公已下皆徙于長安封授有差堅  
於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  
脩釋奠焉徙關東豪桀及諸雜夷十萬戶于關中處烏丸雜類于馮翊  
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  
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為大司馬桓溫所圍  
遣使請救于堅堅遣王曠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曠據洛澗蚝屯八公  
山桓溫遣諸將夜襲曠蚝敗之曠蚝屯慎城初仇池氐楊世以地降於  
堅堅署為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歸順於晉世死于纂代立  
遂受天子爵命而絕於堅世弟統驍武得眾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  
其將苻雅揚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  
等次于鷲陝纂率眾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  
餘救之戰于陝中為雅等所敗纂收眾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率武都  
之眾降于雅纂將楊他遣子碩密降于雅請為內應纂懼而縛出降雅  
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為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揚安都督鎮仇  
池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既東平六州西擒  
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  
謝罪稱藩堅大悅即署天錫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奚以楊  
纂既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瀚州侯

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  
子坐不華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  
如獻規陛下為百姓父母蒼生所繫何可盤于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  
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於虞  
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羣  
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七十歲公舉動如此  
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  
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堅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  
穀帛之費大官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復魏晉士籍使  
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焚之堅臨太師考學生經義上第擢叙  
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主猛整齊  
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  
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  
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

晉書

卷九

九

萌黎是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  
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  
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為丞相以苻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猛為冀州牧  
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  
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  
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閤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  
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  
讓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  
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彗起尾箕而掃  
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為尚  
書垂為京兆尹冲為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  
歷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  
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  
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為猛獸不可養狼

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廣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  
嘿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况於臣  
乎堅報之曰汝為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  
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非庶未寧  
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  
懷耿介夫天道助順脩德則攘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焉晉梁州刺史  
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戎皆委城奔潰  
亮懼而退守據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為前鋒寇  
蜀前禁將軍毛當應為揚將軍徐成率步騎二萬入自劔閣楊亮率巴獠  
萬餘距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徐成又攻  
二劔尅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周馥降于彤楊武將  
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等于縣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  
率騎五千奔于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笮夜郎等皆  
歸之堅以安為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鎮西將軍梁州刺史

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  
人張育楊光等起兵與巴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  
軍桓石虔率眾二萬據墊江育乃自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獠酋帥張  
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尋而育與萬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鄧羌  
與楊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縣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之  
及首級二萬三千鄧羌復擊張育楊光于縣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萇  
于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竺瑤移屯巴東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  
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監  
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  
孤獨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勸為國子祭酒及王猛  
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  
上將士皆令脩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  
有聰識者署博士以授經遣其武衛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  
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二萬伐張天錫于姑臧遣尚書郎閻貞梁殊街

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師鹵簿親餞長等於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他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以繼之閻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長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粲于何會城陷之苟長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揚州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與馬建陣于洪池苟長遣姚長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長與聞天錫來逼急攻據建降於長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仇萇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為前鋒率勁勇五萬與長等戰于赤岸哲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致牋請降長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長釋縛焚櫬送之于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為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義侯初長等將征天錫

堅為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為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將軍俱難與登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于溺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犍荒俗未然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鄯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寮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稅租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行來為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涉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為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為將又問好學者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為堅善其答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主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百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孝悌力田爵二級孤寡

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太脯三日遣其尚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暉苟長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為前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等與彊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重無舟楫不以為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懼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冲擁衆七萬為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兗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逵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當後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揚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于西城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南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繒綵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国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

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為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是時苻丕久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黃門郎韋華持節功讓丕等仍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萇諫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粟如山但掠徙荆楚之人內於許洛絕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為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及堅讓至衆咸疑懼莫知所為征南主簿何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烘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拍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道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為戮首不於是促圍攻之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軍融既並上言以為未可興師乃止太元四



年晉兖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于泗水將救彭城苻丕陷襄陽執南  
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堅署為度支尚書以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都  
督荆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  
府器械給之彭超圍彭城也置輜重于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  
謙之高衡率衆萬餘聲趣留城超引軍赴之戴遂率彭城之衆奔于謝  
玄超留其治中徐爽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既陷淮陰留邵保戍之  
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虔等將  
水軍一萬溯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守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  
之戰于南縣王師敗績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吉挹毛當與王顯  
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操之  
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  
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何  
間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  
績玄率衆三萬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追玄戰于塘西玄

大敗之斬顏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眙玄進次石  
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  
葛儵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  
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  
自殺難免為庶人堅以毛當為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平  
東將軍兖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邑  
之功也又以苻洛為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  
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溯漢而上洛健  
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為邊牧洛有征伐之  
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怒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  
任孤賞擯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  
孤於漢水矣為宜束手就命為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  
其治中平顏安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  
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主置官司以平顏為輔國將軍幽州

刺史為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  
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懼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  
出自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搃關東之  
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衆七萬  
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  
一家兄弟匪他何為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為世封洛謂使者  
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  
業若能候駕潼關者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竇璜  
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為  
前鋒以苻融為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徑  
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苻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次于中山有衆十  
萬衝等與洛戰于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于長安呂光追  
斬苻重於幽州石越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與百餘人堅赦蘭殊畧  
為將軍徙洛于涼州徵苻融為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洛既

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于東堂議曰凡我  
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  
不忘舊德為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  
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二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  
侯為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  
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為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  
石越為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沙  
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令梁謹為安遠將軍幽州刺  
史鎮薊城毛興為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為鷹揚將軍并  
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二千苻暉為鎮東  
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融為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先是高  
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  
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唐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  
遭時不遇墮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膚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

妖興亡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阜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脩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為諫議大夫。鄒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于賈，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慙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勒等已死，乃止。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率眾二萬寇晉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晉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于激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仲俘萬七千。

符堅下王猛符融

太元七年堅饗羣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餓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微也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符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遏茲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為司徒融固辭堅銳意判楊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即偽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為太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案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徙西流惟有雄

平書載記十四

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草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案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于京師三秦大戶置之于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彫為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潁頊之墟里名曰雞間記云此理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潁頊有云河上先生為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草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乎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為天王二為王后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伯子男六為卿大夫七為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王后内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幽州蝗廣表辛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為使者發青異幽并百姓討之以符即為使持節都督青



徐充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一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弼真郡善王休家馱朝于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直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為永制真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堅於是以驍騎呂光為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五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虛耗中國投兵力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為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崑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朱綽焚踐河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羣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通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良輟舖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仗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

晉記十四

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嚙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万必有征无戰晉主自當銜璧輿攬啓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廻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方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廻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雷文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相冲江表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聞師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无差弗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无昏貳之憂巨愚以為利用脩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

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為勾踐所滅仲謀澤洽  
全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  
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為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  
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  
以待天時君若曰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方端  
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  
兩人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  
之禍不可以伐一也晉王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一也我數戰兵疲  
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  
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  
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為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剋之有乎  
吾終不以賊為子孫為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  
勞大率必无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  
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  
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  
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採王景略一  
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于東苑命  
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上有  
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无窮  
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為特尊朕  
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与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  
輦顧謂安曰朕將与公南游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萬  
穴于會稽之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  
四維逍遙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棲无為端拱而化与  
堯舜比隆何為勞身于馳騎口倦于經略擲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  
南區區地下氣厲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  
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  
賓百越堅曰非為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

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去乱安得憚勞朕既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  
天罰高辛有能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  
如公言帝王无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率耳使流度衣冠之胄  
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為濟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鑿鑿駕必欲  
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聖略馳紙檄于舟揚開其改  
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  
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為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苻融及  
尚書原紹石勒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  
寵于堅又諫曰臣聞季梁在隋楚人憚之宮哥在虞晉不闕兵國有人  
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  
之謀王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相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  
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為戮也  
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  
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

堅送于建章宮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  
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郡善王休密馱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益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實使持  
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為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  
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灞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  
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无常所以兵為衛故能日月所  
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皇貴攸  
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相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  
有勁卒百万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穽朝廷內外皆  
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  
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  
主无罪人為之用謝安相冲兄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勦力阻險長江  
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卒而滅之今若動而无功則威  
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

憑長江以固守徒江北百姓於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厲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直吾內斷於心久矣卒必剋之何為无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并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敵大弱不御疆况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掃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

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相沖率眾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相石虔振威相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沖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歡以新野垂以鄧城王師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歡遣垂及驍騎石越為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中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為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剋捷之日以帝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相沖為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二方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建威將軍少牢都統遣征南符融驃騎張蚝撫軍符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



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  
万里水陸奔進運漕方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融等攻陷壽春執晉  
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隕城害晉將軍王太丘梁成  
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衆五万屯于洛澗柵淮以遏  
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  
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  
彬先保碛石為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  
盛糧盡恐不見大將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  
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拑擒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于項  
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五日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  
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城壘剋之斬成及王顯王  
詠等十將士卒死者万五千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  
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  
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憚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

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  
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詭  
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  
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  
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万陣以待  
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  
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  
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  
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  
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蜚飧豚髀者  
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巨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絲十斤辭曰臣聞  
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  
自天乎且妾施不為惠妾受不為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  
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慙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

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丘屬堅初慕容暉屯鄆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暉棄其衆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万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閔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為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罪于其太廟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丘課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謚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瑋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為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列人招集羣盜衆至万數千不

遣石越擊之為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為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友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為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為亂不暇近逼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為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叡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万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姚萇為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万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

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堅大怒，甚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无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開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克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主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鉅鹿人輕譎，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暉，暉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尺立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今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爲長蛇於開東，泓冲稱兵內侮，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无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喻垂及，泓冲使自兵還，長安如，其反叛之咎，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无還理。」

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大公，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具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次于趙氏塢，使護軍楊壁游騎二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潁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壁尺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一萬決堰，竇衝率衆敗其軍于鶴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按怒曰：「天其无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爲皇帝，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大營，率衆七萬來攻堅。堅遣楊壁等擊之，爲萇所敗，獲楊壁、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皆禮而遣之。苻暉率洛

陽陝城之衆七萬歸于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蜀漢之衆來赴難堅聞慕容冲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戍驪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距冲河間公苻琳為中軍大將軍為暉後繼冲乃令婦人乘牛為衆揭竿為旗揚土為塵督厲其衆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距戰冲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為前將軍與苻琳率衆三萬擊冲于灊上為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雄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乱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凰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相石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于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于碭山轉戰而免玄進據

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討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卿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崇棄郵城奔于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龍襄追崇戰于河南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郵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疆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羊羊何為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尔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仲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变冲命詹事女史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苻不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且西問知苻敷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與率騎二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定于常山固

安侯符鑒中山太守王充于中山以爲己援垂遣將軍張崇要護之于襄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蚝騰以衆寡不赴不進退路窮乃謀於羣寮司馬揚鷹唱歸順之計不猶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碣磈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次于河北不遣將軍桑據距之爲王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剋之不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遠請救于謝玄不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既接以勦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遠與參軍姜讓密謂楊鷹曰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迹寇仇三軍磐石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旣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成也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爲表以結勢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爲功况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崇勳使功業相繼千載時不可失也鷹素輕不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遣遠等并遣濟南

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晉堅遣馮臚郝推徵處士伍嘉于到獸山旣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靖諮問之慕容暉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万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三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嘉曰推蘆作蘧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暉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其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暉父子及其六族城內鮮卑无少長及婦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遠旣至朝廷果欲徵不任子然後出師遠固陳不款誠無貳并宣揚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衆二万水陸運漕救鄴時長安大飢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僭稱尊號于阿房

改年更始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常為沖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  
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  
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長樂  
等蒙獸皮奮矛而擊沖軍沖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  
將軍賜爵關內侯沖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眾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  
于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  
而食之堅尋敗沖于城西追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為沖  
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參軍徐義官人孟豐告  
符不揚雁雁姜讓等謀反不取雁讓戮之牢之以不自相屠戮盤桓不進  
符曉屢為沖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眾屢為白虜小兒所摧  
何用生為暉憤恚自殺關中保壁三十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敷為  
統主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  
沖爭交戰于驪山為沖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  
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敗之俘掠鮮卑方餘而還堅怒悉坑之

晉紀十四

十一

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遂穿馬埒以自固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  
城鄴中飢甚不率鄴城之眾就晉穀于枋頭牢之入屯鄴城慕容垂軍  
人飢其冬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謡曰幽州缺生當滅若不滅百  
姓絕歎垂之本名與不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  
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連勺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  
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  
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二哉輔大悅於是憑城  
固守萇為土山地道輔亦為之或戰山峯萇眾死者方有餘人輔乃詐  
降萇將入覓之引眾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方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  
不至萇遣使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眾男女  
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為然率男女方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  
男女死遺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悅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  
堅為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  
城角以取之新平西望深以為斬故相率距萇以立忠義時有群鳥數

乃翔鳴于長安城上其声悲甚占者以為闖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  
象冲率眾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  
危逼馬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為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  
者率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那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  
也庶明靈有昭禍極災返善保誠順為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  
可徒喪无成相隨獸口三輔人為冲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為  
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圯喪恐无益於國空  
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劔於烏合  
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眾固請曰臣等不爱性命投身為國若  
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没无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冲營放火  
者為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二堅深痛之身為設祭而招之曰有  
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為妖形歔歔流涕非不自勝眾咸相謂  
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无移冲毒暴閔中人皆流散道路断絕千  
里无煙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為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与破虜將軍蜀

晉書十四

十一

人蘭犢尉勉馮翊諸縣之眾眾咸曰与陛下同死共生誓无有二每夜  
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  
汝旦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  
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  
導余今留汝兼摠戎政勿与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  
或者正訓子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冲于城西為冲所擒堅彌懼付  
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  
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冲入據  
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乱也關中土然无火而煙氣  
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及母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率煙于城  
北觀而錄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卒煙又為謠曰長鞘馬鞭擊  
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為白虜慕容垂之起於山東歲  
在癸未堅之分氏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  
博勞舊習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綏急阿誰

堅突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于別室萇求傳國爾於堅曰萇少膺符歷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爾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爾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璧于下辯壁距之乃奔武都氏豪強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于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相玄篡位以宏爲梁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彊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符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音死於新平佛寺咸應謬言矣不僭號僞道諡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粥鬻菴爲業嘗負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无直自言家去此无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覓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賞畚直遣人送之猛旣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環姿傑偉博学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懷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竒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相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方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无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与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与相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



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  
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  
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登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  
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  
先佐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  
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揃除凶猾始殺一女奴餘尚萬數  
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  
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  
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  
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  
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室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  
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  
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  
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无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无

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封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  
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  
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  
英雄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所以朝聞夕拜不  
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  
威展筋骨之效故備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  
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配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  
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  
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隳君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指  
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宿淮汝防重六州劇分府選便宜輒  
以乘傳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謹詣鄴喻  
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  
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叔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  
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屬士之際顛覆厥德朕竒卿於暫見

擬卿為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過考般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  
雖傳嚴入夢姜公悟兆今古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  
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彝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  
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  
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替身止斯  
則成敗之殷監為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重泰路天階宜妙盡時賢對揚  
休命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凶奴引之臣何庸狷而應  
斯舉不但取蚩遠實令為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弊陛下不  
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且  
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馳鑿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壽之恩  
堅音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无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  
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  
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彊國富垂及升  
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

二百載言一四

一

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又堅曰以吾觀之  
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不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  
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閔右因母亡歸葬請還異州猛謂思曰便可速  
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閔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先留  
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食之惠睚眦之怨靡不  
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  
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  
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  
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  
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  
死時年五十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何奪  
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秘器幣三千匹穀萬石謁  
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符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健之世封安樂

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見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今譽彌高為朝野所屬堅僭號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其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脩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為堅所委任後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曹豐殺之送曹豐有司曹豐不堪楚掠評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曹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且沐夜授曹枕曹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二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牖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曹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兪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嗚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返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駟與融議之性至孝初屈異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為煩月聽二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額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為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既有意荆

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必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且融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纒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况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彌深

苻昶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見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昶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昶許之詔加負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

晉書

載記十四

十七

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陵万物所與悟言不過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昶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昶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昶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昶云然汰悵然自失其件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嘗設讌請之朝士芻豢並祝禱盡席昶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令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又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昶設盛饌極江左精贍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荅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昶曰此雞棲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豈豎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爲荊州刺史待殺昶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窮已既過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宜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香化任真紀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載記卷第十四



